

留

高

迷

林

籀高述林卷四

瑞安孫詒讓

白虎通義攷上

建初白虎觀議五經同異東京之大典也范氏後漢書載其事頗詳而史臣撰集之書則文三見而各異肅宗紀云建初四季冬十一月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波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班固傳云遷立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議論令固撰集其事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侯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迺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顧命史臣箸爲通義其不同如是袁宏後漢紀云建
初四季秋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曰白虎通
太平御覽六百一引邱悅三國典略云祖斑等上言
漢時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則皆
謂通義卽議奏故章懷太子注後漢書白虎議奏亦
云今白虎通蓋六朝唐人之說皆如是也近儒陽湖
莊氏述祖作白虎通義攷則據蔡中郎集巴郡太守
謝版云詔書前後賜禮經素字尙書章句白虎議奏
合成二百一十二卷謂禮古經五十六卷今禮十七
卷尙書章句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多者不過三十一
卷二書卷不盈百則議奏無慮百餘篇非今之通義
明矣又駁章懷後漢書注云按儒林傳云命史臣箸

爲通義卽今白虎通義也議奏隋唐時已亡佚注以爲今白虎通非是則又謂議奏與通義本屬兩書特同出於白虎觀耳今攷議奏通義卷數多寡懸殊莊氏謂非一書其說是矣至謂議奏之外別有通義則范史於本紀不云通義儒林傳敘不云議奏不宜疏漏若是袁宏李賢皆得見東觀漢記及袁山松後漢書藝文志倘通義議奏灼爲兩帙夾不應不攷以致誤合也竊謂建初之制祖述甘露議奏之作夾襲石渠白虎議奏雖佚其卷帙體例要可以石渠議奏推也漢書藝文志書九家內議奏四十二篇本注宣帝時石渠論禮十三家內議奏三十八篇本注春秋二十三家內議奏三十九篇論語十二家內議奏十八篇孝經十

三家內五經雜議十八篇

以上本注並云石渠論

共五部百五

十五篇蓋石渠舊例有專論一經之書有雜論五經之書合則爲一帙分則爲數家禮春秋論語議奏專論一經者也其書晉以後獨禮家三十八篇存五代志謂之石渠禮論據杜佑通典所引蓋備載戴聖聞人通漢蕭望之等論難及宣帝制詔其體與白虎通義絕異五經雜議雜論五經者也唐書經籍志有劉向五經雜義七卷王應麟玉海朱彝尊經義攷並以爲卽石渠五經雜議蓋漢志載劉向所敘六十七篇內無說經之書而石渠論經劉向校定或錄其奏於篇首故誤題其名也其書未見援引體例無可攷以意推之似繫縻括經義標舉閎旨不與禮論載問答

者同隋唐志又有五經通義五經要義二書亦顯劉
多體例與白虎通義疏及唐宋類書所引二書逸文甚
石渠五經雜議通典引石渠禮議甘露三年三月黃門
奏而曰雜議侍郎臨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
蓋諸經之稱議奏者以此五經雜議標目無奏字則
統顯石渠若使亦如禮論之例則一展卷焯知爲石
渠舊帙何至誤題都水耶白虎講論既依石渠故事
則其議奏必亦有專論一經與雜論五經之別今所
傳通義蓋白虎議奏內之五經雜議也諸經議奏既
各有專書雜議之編意在綜括羣經提挈綱領故不
以經爲類而別立篇目且文義精簡無問答及稱制
臨沒之語與專論一經之議奏體例迥別其書在漢
代統於議奏本爲一書蔡中郎集所舉者尙其全帙

故亦如石渠議奏有百餘卷晉宋以後議奏全帙漸至散佚而通義一編析出別行塵存於世展轉傳迤忘其本始於是存其白虎之名昧其雜議之實或以通義該議奏或以議奏疑通義皆攷之不審故舛誤互見矣且既知通義爲議奏之一種則知范史帝紀與班固傳本無違異蓋諸經議奏纂自諸儒通義一編專屬班氏紀載寫定之總名傳詳撰集之分帙則一曰議奏一曰通德論固各有當也惟儒林傳序不舉議奏而舉通義則未免疏舛意者白虎議奏蔚宗已不得見其全而亦以通義當議奏沿袁宏等之誤說紀傳多襲舊史之文故未違其實序論則范氏自作故遂失其真耳夫議奏之作本效石渠之所有通

義一編亦非增石渠之所無古籍雖亡固有可推繹而得者世之究心錄略者當不以余說爲臆斷也

白虎通義攷下

白虎通義之名見於後漢書者三曰議奏曰通德論曰通義晉宋以後羣書援引及隋唐經籍志並曰白虎通新唐書藝文志曰白虎通義宋史藝文志及宋人書目並曰白虎通德論其流傳之本則宋小字本據盧校本元大德十卷本及明諸刻本並題白虎通德論乾隆四庫全書本依後漢書儒林傳及唐藝文志改題白虎通義後盧氏文弼校刻於杭州又依隋志改題白虎通卷首載海寧周氏廣業之論曰班固傳所稱白虎通德論與白虎通異名而章懷無注宋崇

文總目始用爲標題徧攷晉宋迄唐諸史志傳及釋經集類之書援引不下數百條皆曰白虎通竊意通德二字本不連讀乃是白虎通之外別有德論非一書也李善文選注引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是論不見全文豈范氏所指卽此而脫功字歟且古人講解經義竝謂之通是書列隋經籍志亦曰白虎通唯儒林傳嘗言著爲通義故孔穎達左傳隱五季正義有云漢羣儒作白虎觀通義雖名通義義不通也宋儒孝經爾雅等疏夾有引作白虎通義者而白虎通德論之名自崇文後元明刊本率以標題殆失之不考以上皆周氏語今攷功德論與虎觀無涉范氏雖有疏舛必不至牽合如是隋唐史志所載

書名不無割截如說文解字止曰說文之類不一而足至經疏類書援引古籍務省繁文尤多刪字且如應仲遠風俗通義史志及唐宋人援引亦多稱風俗通而自序固云通義且釋之曰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如周氏說亦將爲風俗通歟竊嘗以白虎通義白虎通德論白虎通三名詳攷之而知通義爲建初之原名通德論爲六朝人之題白虎通爲援引之省字也蓋通義本放石渠五經雜議而作以其不主一經則曰雜以其可貫羣經則曰通字雖異而旨則同也義之與議本可通用石渠雜議唐志爲雜義亦其證矣由通義而省其文則曰通如漢注丹作易通論世號注君通之例蓋流俗傳述喜從

簡易故南齊書禮志載魏繆襲奏及袁宏漢紀雖章
奏史冊亦狃於所習竝從省字不獨著錄援引不備
載原名也至通德論之名自屬後人增改疑初改通
義爲通論若石渠禮議之改爲石渠禮論後又增一
德字范蔚宗所見卽已如此故以入班固傳也劉勰
文心雕龍論說篇云石渠論甄白虎通講述聖通經
今本述上衍聚字聖下衍言字此依御覽引則論家之正軌也可證六朝時
本已有通德論之題非蔚宗之誤改亦不自宋崇文
總目始矣唐宋時通義與通德論兩本竝行故左傳
爾雅孝經疏及後漢儒林傳注竝有通義之稱而王
伯厚困學紀聞亦云今本通義十卷元明以後題通
義者不可復得而世閒槧本遂皆題通德論矣後有

校桀是書者從 四庫本題白虎通義可也或沿宋元明舊本題白虎通德論亦可也至盧刊校讐精審未嘗不爲善本而改白虎通義爲白虎通則盡失六朝以來舊本面目以云復古不適以亾古邪衛宏詔定古文官書攷

隋書經籍志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衛敬仲撰舊唐書經籍志亦載衛宏詔定古文官書一卷唐人書屢見援引或作古文字書或作古文尚書或作古文奇字皆古文官書之譌也段氏若膺古文尚書撰異有衛宏官書攷一篇謂後漢書衛宏傳所不載疑南北朝人依託爲之竊謂詔定古文儒林盛事使此書果出衛氏范史不立無載段氏疑之是也然後人僞

作古籍亦必依附故實以售其欺今衛氏旣無詔定之事而贗託者忽有官書之題事旣無徵名尤不類作僞者雖至愚必不出此矣以意推之疑官書之題衛宏乃流傳之誤非由贗託撰此書者非漢之衛宏蓋晉之衛恆也何以言之晉書衛恆傳載所作四體書勢其敘古文云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尙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

爲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是恆好古文
之證也唐張懷瓘書斷亦云衛恆字巨山善古文得
汲冢古文論楚事者最妙嘗玩之作四體書勢又云
古文章艸入妙是衛氏精究古文本於家學其自作
亦入妙品又嘗爲祕書監得見晉祕府所藏汲冢竹
書古文官書疑卽錄汲冢古文以備小學一家耳竹
書得於太康元年曾詔和嶠荀勗等以隸書寫定故
有詔定古文官書之名也郭忠恕汗簡略敘載衛
字說科斗者當作漢代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
者出於邯鄲淳淳祖敬當作恆寫下缺一字尙書後
以示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下缺一字淳
下缺一字案當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案郭書卷首所

列書目七十一家內有衛宏字說卽古文官書也略
敘所引衛口說必衛宏字說之語今本譌缺誤空一
字爾

下別引四體書勢
語不云衛恆說

檢覈其文與四體書勢全同

然則古文官書之出衛恆此其確證矣至衛恆之所
以譌爲衛宏者由恆譌爲弘弘復譌爲宏也宏弘一
聲孳生之字古音與恆同部陸法言以來乃分宏入
耕韵弘恆入登韵實則六朝人讀此三字亦不甚殊
異故古籍往往互譌若尚書大傳以恆山爲弘山元
魏避諱以宏農爲恆農之類悉因聲轉互相通段衛
書展轉譌良由于此北宋以後原書旣亡更無從得
其蹤跡幸汗簡引其佚文可藉以攷正而傳本捃誤
至不可讀覽者亦漫以殘缺置之不省雖以段氏之

精審亦不能知不可慨乎

唐靜海軍攷

王光蘊萬厯溫州府志云肅宗乾元元年復爲溫州

以前天寶元年改溫州爲永嘉郡此時乃復溫州舊名永屬浙江東道特建靜海

軍使并統台明州晉高祖天福四年建溫州爲靜海

軍節度使攻宋樂史王溥歐陽脩歐陽忞諸人亦云

晉天福四年溫州建靜海軍節度而絕不及唐時建

靜海軍使事惟穆祝方輿勝覽云唐高宗分括州置

溫州復建靜海軍使又陳耆卿嘉定赤城志云乾元

元年置浙江東道節度使領台越等八州又建靖海

軍使統台及餘州其所載與萬厯溫州志略同靜靖

音義相近古多互易然則唐之有靜海軍使宋代地

志家固有其說萬厯温州志多本宋曹叔遠永嘉譜其所載蓋遠有端緒非妄說也何以明之范炯林禹等吳越備史朱褒傳云褒永嘉人也兄誕始爲本州通事官屬寇亂兄弟皆聚兵禦以功遂攝司馬及副使胡燔卒乃自據焉尋以同姓結授於梁太祖奏授本州刺使充靜海軍使攷唐書百官志云諸軍各置使一人五千人以上有副使一人又云刺史領使則置副使今備史載朱誕未據州以前有副使胡燔則其時已以温州刺史領靜海軍使矣又備史載後唐同光三年制授錢元珣充靜海軍節度使此當云靜海軍使乃云節度使者蓋備史刊本之誤天福八年和凝撰錢文穆王神道碑云長子弘僎温州靜海軍

使其事蓋在天福四年已前碑版文字明焯可據知

未建靜海軍節度使之前已有靜海軍使然則建節

度始於天福四年建靜海軍不始於天福四年明矣

檢書唐地理志越州下注有義勝軍有靜海軍寶應

元年置大厯二年廢靜海軍元和六年廢義勝軍中

和二年復置義勝軍中和二年方鎮表作中和三年表又光啓三年改為威勝軍志

亦失乾寧三年曰鎮東方鎮表止載中和三年升浙

江東道觀察使爲義勝軍節度使失載寶應元年置義勝軍及元和六

年廢義勝軍事光啓三年改義勝軍節度爲威勝軍節度乾

寧三年改威勝軍爲鎮東節度而絕不及靜海軍之

置廢蓋義勝鎮東爲統轄浙東節度軍之號其治在

越州靜海爲溫台明三州軍使之號其治在溫州修

地理志者不能分析故并附注浙東觀察使所治越
州之下方鎮表於軍使廢置例不備書故詳義勝而
略靜海然則唐志之靜海軍卽萬厯温州志之靜海
軍也至靜海軍之建唐志云寶應元年赤城志及溫
州志並云乾元元年兩文差互攷寶應元年距乾元
元年止四年地志家蓋因乾元元年復温州而牽連
及靜海軍使之建實則當以史志爲正也又陳文節
止齋集跋雲山壽昌院石帖公據後載唐中和二年
牒有寧海軍使杜某繫銜攷新唐書及吳越備史朱
褒以中和元年據温州至天復二年卒據備史然則朱
氏據州者逾二十年以事勢揆之其間不得別有寧
海軍使杜某者其違異之故誠所未詳矣

艮齋浪語集敘

代家大人作

南北宋閒吾鄉學派元豐九先生昌之鄭專文薛右史
賡之專文之學出于周博士行已接鄉先生之傳
右史之學出于胡文定公師法雖不同而導原伊維
流派則一故其學類皆通經學古可施于世用永嘉
經制之儒所以能綜經義治事之全者諸先生爲之
導也專文之學沒而無傳右史之學傳于其子艮齋
先生益稽覈攷索以求制作之原甄綜道執究極微
眇遂卓然自爲一家其沒也止齋陳先生實傳其學
其爲先生行狀有曰公蒞事惟謹宅心惟平其燕私
坐必危然立必巋然其寡欲信于家行推于鄉正直
聞世而居無以逾眾人自六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

理兵刑農末至于隱書小說靡不按研采獲尤遠于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務通于今止齋之言如此於庠可不謂盛歟自止齋沒而先生之緒絕而弗續元明以來晦蝕益甚遺書雖流傳未絕儒者幾不能舉其凡具傳學衰息甚可痛也我

朝勃興文治之盛超邁前古于是姚江黃氏甬上全氏修定宋元兩朝學案始表章吾鄉學術列爲五派而以先生及止齋爲永嘉諸儒之宗然先生遺書存于世者自書古文訓外更無梓本故綴學之士猶不能研索綜貫以揆經制之精先生之學明而未融此非儒者之不幸歟乾嘉以來鉅儒輩出而性理經術各守其家法不相段借漢宋之間蓋斷斷如也某曩

在京師與方聞之士論當時門戶之弊常以爲欲綜漢宋之長而通其區畛者莫如以永嘉之學嘗欲彙集鄉先哲遺文廣爲傳播以昌厥緒而未逮也旣而東南大亂承學之士日卽于蕪陋而達官貴人有以武功起家者遂奮其私臆之論以爲勝朝流寇之禍萌蘖于姚江道咸以來粵匪之亂由于乾嘉之經學鄉曲之士眩惑其說莫知所適從今相國合肥李公有憂之以爲此邪說之說而荒蔑之原也思欲刊布儒先遺書以救其敝某頃官江東賸牘之暇輒以先生遺集爲請相國覽而善之遂捐奉屬桂薌亭觀察刊之金陵書局而以其版歸某使浙中學士大夫得讀先生之遺集而世之有志于永嘉之學者亦有所

津逮則相國是舉也實古今學術升降之樞鑄豈徒
吾鄉先哲之幸哉是集宋寶慶間先生從孫師旦始
編定刊行于世明以來印本殆絕今所據以校刊者
錢唐丁大令丙所藏明鈔殘本及朱宗丞學勤所藏
舊鈔本也刊既成謹述先生學業傳授之略與相國
嘉惠來學之意以詔讀者同治壬申十二月

六麻甄敘

黃帝顓頊夏殷周六家稱術漢時掌於史官民間亦
有傳之者劉向傳洪範作五紀論頗著其說向子歆
集七略亦載古麻總四家八十二卷演撰權輿葡於
是矣向又謂黃帝麻有四法顓頊夏殷並有二術漢
末宋仲子亦集七麻以攷春秋朔蝕七麻者蓋六家

之外兼及三統而所校夏周兩厯又各有二家是其時諸秌皆完具且復有別本可資校覈也然古術章部疏闊才舉大端日蝕歲差缺焉未具加以疇人算士妒異黨同略涉舊文便相訾毀是以祖沖之排之於前僧一行詆之於後義撓遺典幾爲殲的良足悵已南北之亂典籍灰燼六家之文益多散佚故魏李業興稱殷厯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而術數亡缺修之各爲一卷然唐修隋志辨章經籍并錄亡書六家之目固已無載李氏所補亦復闕如至於唐宋而後議厯之士雖有援據蓋由展轉徵引非見本書然其遺文迺時時見於它籍如李淳風注五經算術詳推周厯至朔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備列六家歲元斯

皆礪然可徵賢於求野它如諸史厯志及天官占驗之書所載亦頗具較略爰博爲鉤核甄其佚文別錄四分用相舊補爲厯經一卷熹平論元大明改法羣議取證多及六家開元大衍攷述尤蹟或仰測天行遠符古象或別演新術獲驗舊編今竝疏通證明課其離合益以它書爲厯議一卷笱史遷年表斷自共和三五步驟元紀茫昧若塵憑積年則上推易舛輒放周厯譜牒漢厯世經自黃帝初元逕於秦亡列其年歲同異爲厯譜一卷斗憲論失橄見舊典如淮南書之顓頊術易緯之殷術周髀之周術竝法數詳礪足爲左諡亦刪綴其文略爲校覈爲厯徵一卷漢唐治厯之家率有立成法實相乘數究於九御率治分

實使布策復放嘉定錢氏三統術鈴別演四分術鈴一卷總題曰六秣甄攷近代通人如宣城梅氏元和李氏陽湖董氏皆治古厯竝以六術久亾未能補述惟金山顧氏六秣通攷甄綜略具而未能詳葡今之所集雖復疏略而梗槩掬具推課無難用以存敬授之初軌其於太初乾象蓋亦大輅之椎輪增冰之積水也光緒初元歲在旃蒙大淵獻壯月朔日瑞安孫詒讓

周禮正義敘

粵昔周公續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蓋自黃帝顓頊以來紀於民事以命官更

歷八代斟酌損益因襲積繫以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粹於是故雖古籍論佚百不存一而其政典沿革猶約略可攷如虞書義和四子爲六官之權輿甘誓六卿爲夏法曲禮六大五官鄭君以爲殷制咸與此經多相符會是職名之本於古也至其閎章縉典并苞遠古則如五禮六樂三兆三易之屬咸肇端於五帝而放於二王以逮職方州服兼綜四朝大史歲年通賅三統若斯之類不可殫舉蓋鴻荒以降文明日啓其爲治靡不始於麤樸而漸進於精詳此經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蓋尤其精詳之至者故其治躋於純太平之域作者之聖述者之明蟠際天地經緯萬端究其條緒成有原本是豈皆周公所肫定

而手朶之哉其閎意眇指通關常變權其大較要不
越政教二科政則自典法刑禮諸大端外凡王后世
子燕游羞服之細嬪御闈闈之昵咸隸於治官官府
一體天子不以自私也而若國危國遷立君等非常
大故無不曲爲之制豫爲之防三詢之朝自卿大夫
以逮萬民咸造在王庭與決大議又有匡人譚人大
小行人掌交之屬巡行邦國通上下之志而小行人
獻五物之書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大僕樹肺
石建路鼓以達窮遽誦訓士訓夾王車道圖志以詔
觀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無所不至君民
上下之間若會四枝百觚而達於凶無或離闕而弗
鬯也其爲教則國有大學小學自王世子公卿大夫

士之子裒夫邦國所貢鄉遂所進賢能之士咸造焉
芻及宿衛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學以德行
道藝相切劘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
五十遂之屬別如鄉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
里其爲學辜較已三百里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
邑之學尙不與此數推之郛縣之公邑采邑遠極
於畿外邦國其學蓋十倍蓰於是無慮大數九州
之內意當有學數萬信乎教典之詳殆莫能尙矣其
政教之備如是故以四海之大無不受職之民無不
造學之士不學而無職者則有罷民之刑賢秀挾其
才能愚賤貢其忱悃咸得以自通於上於以致純太
平之治豈偶然哉此經在西周盛時蓋百官府咸分

秉其官法以爲司存而大宰執其總會司會天府大史臧其副貳成康旣沒昭夷失德陵遲以極於幽厲之亂平之東遷而周公之大經良法蕩滅殆盡然其典冊散在官府者世或猶尊守勿替雖更七雄去籍之後而齊威王將司馬穰苴尙推明司馬法爲兵家職志魏文侯樂人竇公猶哀大司樂一經於兵火喪亂之餘它如朝事之義大行之贊述於大小戴記職方之篇列於周書者咸其枝流之未盡澌滅者也其全書經秦火而幾亡漢興景武之間五篇之經復出於河間而旋入於祕府西京禮家大師多未之見至劉歆杜子春始通其章句著之竹帛三鄭賈馬諸儒賡續詮釋其學大興而儒者以其古文晚出猶疑信

參半今文經師何休臨碩之倫相與擯席之唐趙匡
陸淳以逮宋元諸儒皆議之者尤眾或謂戰國瀆亂
不經之書或謂莽歆所增傳其論大都逞臆不經學
者率知其謬而其抵巇索病至今未已者則以巧辭
妄說附託者之爲經累也蓋秦漢以後聖哲之緒曠
絕不續此經雖存莫能通之於治劉歆蘇綽託之以
左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蹈其祚李林甫託之以
修六典而唐亂王安石託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亂彼
以其詭譎之心刻覈之政偷效於旦夕校利於黍秒
而謬託於古經以自文上以誣其君下以欺天下之
口不探其本而飾其末其僥倖一試不旋踵而潰敗
不可振不其宜哉而懲之者遂以爲此經詬病卽一

二閎攬之士亦疑古之政教不可施於今是皆膠柱
鐻舟之見也夫古今者積世積年而成之者也日月
與行星相攝相繞天地之運猶是也圓顙而方趾橫
目而直榦人之性猶是也所異者其治之迹與禮俗
之習已耳故畫井而居乘車而戰裂壤而封建計夫
而授田今之勢必不能行也而古人行之祭則坐孫
而拜獻之以爲王父尸昏則以姪娣媵而從姑姊坐
則席地行則立乘今之情必不能安也而古人安之
凡此皆迹也習也沿襲之久而無害則相與遵循之
久而有所不安則相與變革之無勿可也且古人之
迹與習亦有至今不變者日月與地行同度則相掩
蝕地氣之烝盪則爲風雨人之所稔知也而薄蝕則

拜跪而救之湛旱則號呼而祈之古人以爲文至今無改也祝敵拊搏無當於鏗鎗之均血腥全烝無當於飲食之道而今之大祀猶沿而不廢然則古人之迹與習不必皆協於事理之實而於人無所厭惡則亦相與守其故常千百歲而無變彼夫政教之閱意眇愔固將貫百王而不敝而豈有古今之異哉今泰西之強國其爲治非嘗稽覈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爲政教者務博議而廣學以裊通道路嚴追胥化土物什之屬咸與此經冥符而遙契蓋政教修明則以致富強若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於今者之明效大驗也詒讓自勝衣就傳先大僕君卽授以此經而以鄭

注簡奧賈疏疏略未能盡通也既長略窺漢儒治經家法乃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研擗彙載於經注微義略有宿竊思我朝經術昌明諸經咸有新疏斯經不宐獨闕遂博采漢唐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繹以發鄭注之闕奧裨賈疏之遺闕艸耒於同治之季年始爲長編數十巨冊綴輯未竟而舉主南皮張尙書議集刊 國朝經疏來徵此書乃槩括臆理寫成一秩以就正然疏悟甚衆又多畧錄近儒異義辯論滋繇私心未慙也繼復更張義例剟繇補闕廿年以來橐艸屢易最後遂錄爲此本其於古義古制疏通證明校之舊疏爲略詳矣至於周公致太平之迹宋元諸

儒所論多閎侈而駢拇枝指未盡揭其精要顧惟秉
資疏闇素乏經世之用豈能有所發明而亦非箋詁
所能鉤稽而楊榘也故略引其端而不敢馳騁其說
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中年早衰倮然孤露意思零
落得一遺十復以海疆多故世變日亟睠懷時局撫
卷增喟私念今之大患在於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
睽闕不能相通故民竄而失職則治生之計陘隘而
譎觚干紀者眾士不知學則無以應事偶變效忠厲
節而世常有乏才之憾夫舍政教而議富强是猶泛
絕潢斷港而蘄至於海也然則處今日而論治宜莫
若求其道於此經而承學之士顧徒奉周經漢注爲
攷證之淵極幾何而不以爲已陳之芻狗乎既寫定

輒略刺舉其可剴今而振敬一二犖犖大者用示藥
褐俾知爲治之迹古今不相襲而政教則固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者世之君子有能通天人之故明治
亂之原者儻取此經而宣究其說由古義古制以通
政教之閎意眇怡理董而講貫之別爲專書發揮旁
通以俟後聖而或以不佞此書爲之擁篲先導則私
心所企望而且莫遇之者與光緒二十有五年八月
大戴禮記辭補敘

禮大戴記漢時與小戴同立學官義情閎邃符契無
間而小戴誦習二千年昭然如揭日月太傳禮迺殘
帙僅存不絕若綫綴學者幾不能舉其篇目何其隱
顯之殊絕與綜而論之二君咸取集古記摭采極博

大戴雖殘闕而先秦遺籍猶多存者如三朝記爲洙
泗微言曾子十篇義尤純粹與子思中庸公孫尼子
坊記緇衣相擬而天圓易本命諸篇究極天人致爲
精眇近儒多援四角不揜之難以證地圓余謂小正
實有夏遺典所出最古其三月參則伏傳云星無時
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云伏其於地圓之理蓋尤
明辨哲矣二記原流劉氏七略班氏儒林傳所論略
備原其師授咸本高堂生而魏張稚讓進廣雅表說
爾雅云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
然則漢初撰集禮記稷嗣寶爲首出導師而高堂后
蒼咸在其后故大戴舊本亦兼述雅訓白虎通義引
禮親屬記卽其遺文是則大戴師承旣遠綜覽尤博

斯其左諛矣自馬鄭詁禮唯釋小戴隋唐義疏家復

專宗北海八十五篇之記遂無完書今所存三十九

篇爲十三卷者不案始於何時東原戴氏據隋經籍

志謂小戴刪大戴爲四十六篇與今大戴闕篇適合

證隋時傳本已如是然經典釋文敘錄引晉陳邵周

禮論序先發此論陳序謂小戴刪大戴爲四十九篇

也隋志則以三篇爲馬融所補故止四十六篇計之

然隋志似卽本陳說陸氏所引或有刪闕矣復謬

悠然可證彼時所傳已與今同若然此記完本殆亡

於永嘉之亂乎唐人所引有王度記諸篇蓋從魏晉

唐本篇數增唐以後盧注亦闕大半宋時雖傳十四

經而自傳崧卿楊簡王應麟諸家外津逮殊渺近代

通人始多治此學而孔氏補注最爲善本余嘗嘗就

孔本掣讀又嘗得寶應劉楚楨年丈寶楠所錄乾嘉經儒舊斟多孫淵如丁小雅嚴九能許周生諸家手記又有趙雪門所斟殘宋槧異文與孔書小殊並錄於冊端臧匱廿年未遑理董也已亥冬既寫定周書斟補復取大戴斟本別付寫官以劉錄舊斟傳鈔甚稀慮其零落并刪定箸之猶憶同治癸酉侍先太僕君在江甯時余方艸牘周禮疏而楚楨丈子叔俛孝廉恭冕適在書局刊補論語正義亦甫成時相過從商榷經義偶出大戴斟本示余手錄歸之叔俛喜曰此本世無副迺唯嘗寫寄績谿胡子繼教授培系今子又錄之大江以南遂有三本可不至湮隊矣又云胡君爲大戴義疏方綴緝長編甚富儻竟其業諸家

精論必苞綜無遺它日當與周禮疏竝行但恐其書
猝不易成耳未幾余從先君子至皖而胡君適爲太
平教授曾一通問未得讀其所箸書也比余歸里不
數年聞劉胡兩君相繼物故嗣胡君族子練谿太守
元潔守温州余從問君遺箸略述一二而詢以大戴
禮疏則殊不僚殆未必成也子勝斐然中道廢輟劉
君之語不幸中矣今者甄錄諸家舊藁亦以荅劉君
相示之意而深惜胡疏之不得觀其成舊學日稀大
業未究迄寫之餘所謂撫卷增喟者也至此冊識誤
匡違米鹽淩襍聊爲治此經者識小之助於禮經大
義槩乎其未有聞竊念海內閎達儻有踵胡君而爲
義疏者或有取於是冲遠之博采皇熊搗約之兼徵

盧戴是則不佞所睇望於方來爾光緒廿五年十二月

余同年生鄞董沛覺軒前亦有簪大戴禮疏之議其綴緝在胡君之後頃聞覺軒歿已數年其書蓋亦未成也籀高又記

周書斟補敘

周書七十一篇七略始著錄自左傳以逮墨商韓呂諸子咸有誦述雖襍以陰符閒傷詭駁然古事古義多足資攷證信先秦雅記壁經之枝別也隋唐志繫之汲冢致爲舛舛晉書記荀勗束皙所校汲冢古文篇目雖有周書與此實不相涉今汲縣晉石刻大公呂望表引竹書周志文王夢天帝服玄襪以立于合

狐之津云云西眞汲冢所得周書以七十一篇書校之文例殊異斯其符驗矣此書舊多闕誤近代盧氏紹弓校本朱氏亮甫集訓芟翦綦蔑世推爲善冊余嘗以高續古史略黃東發日鈔勘之知宋時傳本實較今爲善世所傳錄惠氏定宇校本略記宋槧異文雖多互譌猶可推故書輶迹盧本亦據惠校顧采之未盡朱本於盧校之善者復不盡從之而所補闕文多采丁宗洛管箋則又大都馮朶增羣絕無義據蓋此書流傳二千餘年不知幾更迭寫俗陋書史率付之不校卽校矣而求專家通學如盧朱者固百不一邁今讀鄭謀今本並誤謀商誓作雜諸篇則盧朱兩校亦皆不能無妄改之失然則此書之創痼眯目斷踳不

屬甯足異乎余昔讀此書頗涉讎勘略有發正輒付掌錄覲以思誤之適自資省覽不足爲盧朱兩家拾遺補闕也至近代治此書者如王氏襄祖讀書襍志洪氏筠軒讀書叢錄之二書朱校亦采然未盡也莊氏葆琛尙書記此書逞肌增竄難以依何氏願船王會箋釋俞丈蔭父羣經平議其所理董亦多精瑁旣學者所習見則固不煩摭錄矣光緒丙申七月

古籀拾遺敘

攷讀金文之學蓋萌柢于秦漢之際禮記皆先秦故書而祭統述孔悝鼎銘此以金文證經之始漢許君作說文據郡國山川所出鼎彝銘款以修古文此以金文說字之始誠以制器爲銘九能之選詞諡璋與

同符經覩至其文字則又上原倉籀旁通雅故博稽精斟爲益無方然則宋元以後取錄款識之書雖復小學枝流抑亦秦漢經師之家法與宋人所錄金文其書存者有呂大臨王楚王休王厚之諸家而以薛尚功鐘鼎款識爲尤荀然薛氏之恠在于鑒別書法蓋猶未刊集帖之因故其書摩勒頗精而平釋多繆以商周遺文而迺與晉唐隸艸絜其甲乙其於證經說字之學庸有當乎我

朝乾嘉以來經術道盛修學之儒擘剴篆籀輒取證于金文儀徵阮文達公遂集諸家拓本賡續薛書南海吳中丞榮光箸筠清館金石錄亦以金文五卷冠首阮氏所錄旣富又萃一時之方聞遂學以辯證其

文字故其攷釋精塙率可依據吳書釋文蓋龔禮部
自珍所鑒定自負其學爲能冥合倉籀之指而鑿空
馳繆幾乎陽承慶李陽久之說然其孤文輒誼偶窺
扁竈亦閒合于證經說字終非薛氏所能及也詒讓
束髮受經略識故訓嘗慨獷秦燔書別剗小篆倉沮
舊文寢用湮廢漢人掇拾散亡僅通四五壁經復出
罕傳師讀新莽居攝甄豐校文書崇奇字而黜大篆
甄豐所定六書一古文二奇字三篆文卽小篆建武
四左書五繆篆六鳥蟲書而無大篆是其證也中興史籀十五篇書缺有閒魏正始石經或依科斗
之形以造古文晉人校汲冢書以隸古定多怪詭不
合六書蓋古文廢于秦籀缺于漢至魏晉而益黷學
者欲窺三代遺迹舍金文奚取哉端居諷字頗涉薛

阮吳三家之書讀之展卷思誤每滋疑懣間用字書及它刻互相斟酌略有所寤輒依高郵王氏漢隸拾遺例爲發疑正讀成書三卷自惟末學膚受不足以通古籀之原竊欲剌剌明輒少埒證經說字之學至於意必之論刊除未盡且僅據傳摩罕斟酌墨本點畫漫缺或滋妄說世有好古文字如張敞顏游秦者儻能理而董之矣同治十一年余月

古籀餘論後敘

甄錄金文之書自錢唐薛氏書外近代唯儀徵阮氏南海吳氏最爲精富倉籀遺跡粲然可尋固縣諸日月而不刊者也余前著拾遺於三家書略有補正近又得海豐吳子苾侍郎攜古錄金文九卷授錄尤閎

博新出諸器大半箸錄釋文亦殊精審儀徵南海信
堪鼎足攬涉之餘閒獲新義又有足正余舊說之疏
繆者并錄爲二卷蓋非弟偶存札樸抑亦自資砭劑
矣猶憶同治閒余侍親江東時海內方翹望中興而
東南通學猶承乾嘉大師緒論以稽古爲職志余壯
年氣盛嘗乘扁舟溯江至京口登金山訪遂啟謀大
鼎不得迺至焦山海雲堂觀無由鼎手拓數十紙以
歸時德清戴子高茂才亦客秣陵與余有同耆朝夕
過從余輒出所得漢陽葉氏舊藏金文拓本二百種
同讀之君亦出舊藏季嬭鼎相與摩挲椎拓竟日不
倦時余書方挽橐而戴君得羸病甚劇然猶力疾手
錄余說於積古齋款識冊端又嘗屬余爲毛公鼎釋

文其歿前數日猶遄福不遺一字蓋余治此學唯君
知之最早亦愛之獨深子雲奇字見之伯松歐公集
古每咨貢父不是過也繼余以資郎留滯春明時吳
縣潘文勤公臧彝器最盛與濰縣陳壽卿編修埒而
宗室盛伯熙福山王文介兩祭酒元咏江建霞陽湖
費岐襄兩編修同邑黃仲弢學士皆爲茲學每有雅
集輒出所藏金文辨證難字適文勤得克鼎文字奇
瑰屬王江諸君爲正其讀攷跋纍纍莊成巨冊公以
示余俾別擇其是非余輒舉鼎中擾遠能執一語證
以詩書謂以擾爲柔執爲邇爲聲近段借仲弢見之
則爲舉尙書執祖卽禰祖以證其義文勤亦以爲致
塙此鼎吳氏未箸錄文勤所藏器始八百餘種如齊侯罇鐘皆吳氏所未見也京雒緇塵

萃此古懽致足樂也未幾余省親南旋而文勤治振
畿輔官事倥傯猶馳書以新得井人殘鐘拓本寄示
屬爲攷釋比余荅書未及達而文勤遽薨逝余亦自
是不復至都意興銷落此事幾輟今檢吳氏此錄則
季嬭鼎毛公鼎井人鐘諸器咸入櫪錄而戴潘盛江
諸賢墓已宿草永念疇昔幾同隔世邇年敲門課子
舊友雲散唯咳裏收羅彝器時以拓本寄贈其所得
師父鼎父鼎父趨尊師趨鼎允占朕鼎亦多足校正
吳錄咳裏所藏余嘗見者五十餘器如數狄鐘師師
父散曹鼎無鼎也亥方鼎皆吳氏所未見
也然余年逾五十多病早衰目力凶力咸遠不逮昔
矣大氏余治此學逾卅年所觀拓墨亦索千種恆耽
玩篆執審校奇字每覃思竟日輒萬慮俱忘渺思獨

契如對古人不意過眼雲煙倏成陳迹迄今世變彌
亟風尚日新古文字例殆成廢絀敝帚自珍輒用內
恧然泰西學執大昌其所傳埃及巴比倫象形鐵掙
古字遠不及中土篆籀之精妙彼土學者摺拾於冢
塔土甃之餘猶攷讀皮儲珍逾球壁而我國學子略
涉譯冊輒鄙棄古籀如弁髦政教之不競學術亦隨
之斯固相因之理乎然周孔之教儻永垂於天壤則
倉籀遺文必有愛護於不隲者此冊既寫定將寄質
岐襄仲豐兩君相與商榷定之而附識弱冠以來攷
攬所逮臯師友存亡并離之跡綴之卷尾以志今昔
之感古學將湮前塵如夢余又何能無慨於心哉光
緒癸卯六月籀齋居士書

九旗古義述敘

古王者建國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以變
民視故賓祭師田修禮敷政咸以旗章爲尤重肇自
虞夏爰迄有周三統循環五德更王於是有五旗以
上法天官下應方色章物燦然義咸有所取非苟爲
別異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名物而巾車陳路建五
正旗其文制昭哲不可增省先秦西漢儒家大師如
子夏叔孫通梁文之修爾雅毛公之傳詩尙能識其
大略東漢以後說經者寢失其義以汝南許君北海
鄭君之精博尙不無舛牾如許釋旃勿二丈皆未得
其本制而鄭以旛物旛旌各別爲旗皆無畫章又以
旛爲卽大赤與大白大麾應三代正色亦皆別爲旗

爾雅之旐旐則爲喪旌咸不在九旗之數而旗識古義沈霾千載矣自是以降劉成國孫叔然郭景純以臧賈孔義疏率敷闡鄭詁無所匡益而司常大閱大司馬治兵旗物錯文互見鄭君不得其說則歸諸常變空實之異禮堂弟子如趙商輩已疑之宋元迄今說禮者閒持異論然皆未能有所發明余前箸周禮疏深善槃齋金氏禮箋說知大赤卽鳥旟大白卽熊旗大麾卽龜旐合之大常大旂而方色大備又攷正旌旌爲諸旗之通制其說皆致塙顧於旛物旐旐猶沿襲舊釋而於司常旗物則以爲賓祭陳路建旗之法與大司馬四時大閱治兵之禮異近儒懋堂段氏墨莊胡氏皆宗其說余初亦無以易之竊念帥田之

建旗所以表事章信段令如鄭君及金氏說應時更
建變易無方則是適以滋惑於理難通況諦審司常
建旗一經明冠以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云云
文義本相承貫而金氏鉅析章句以王建大常以下
爲更端別起不冢大閱爲文其說尤牽強揆之私心
終未能釋然也積疑匈肫於今廿年庚子之夏畿輔
告警

鑿輿西狩余里亦伏莽竊發邑城戒嚴索居無慘憂
憤怫鬱輒藉溫習經疏以自遣偶紉司常大司馬經
注尋繹之綜覽舊詁疑悟益甚迺取詩禮爾雅諸經
與九旗相涉之文悉心校覈竊疑詩千旄明箸旄旗
則是鳥旗注旄不涉通帛而毛傳則云大夫之旌此

案之鄭義必不可通者也鄉射禮記說國君獲旌于
竟則龍旛旣爲通帛何因復有龍章此案之鄭義亦
必不可通者也爾雅之釋旐云緇廣充幅而繼之以
旆士喪禮不命之士銘旌以緇爲正幅而經末末今
文又爲旆經末旣有旆文則緇正必儻旐制此與雅
訓適合而案之鄭義亦必不可通者也因其參互之
迹以尋其間罅覃思絜日始較然得其髣理迺知周
之旗物名九而正唯五五旗之外更無它旗所謂旛
物者猶

國微之有正有鑲實爲諸旗之通制旛純而尊物駁
而卑王侯孤卿尊則建旛大夫士卑則建物而自命
士以上旂皆依命數唯不命之士無物則段旐物而

小變之去其旂而屬以旆此其辜較也若然旌物與
旌旌不過就五正旗而別異之藉繆旌之通襍注羽
之全析以別嫌辨等爾金氏旣得之於旌旌而仍失
之於旌物則其疏也孰是例以求之則知司常大司
馬兩經文小異而義大同司常曰孤卿建旌大夫士
建物而大司馬統駭之曰百官載旌則知孤卿所建
者爲旌之旌大夫士所建者爲旌之物也司常曰帥
都建旗而大司馬分楬之曰帥都載旌鄉家載物則
知軍帥大小都所建者爲旗之旌家邑所建者爲旗
之物而鄉復卽司常之州里則知其所建者又爲旗
之物也更以是推之詩禮爾雅則亦無不可通下旌
之旌毛傳以爲大夫之旌卽司常之孤卿建旌杜

卿卿射記國君龍旌卽司常之諸侯建旂蓋孤卿所
建之旌卽旗而諸侯所建之旂皆旌也爾雅旐旃卽
雜帛爲物之別制故士喪擬之以爲無物者之銘旌
則知緇經異色亦卽雜帛之塙詁矣蓋諸經之不可
理董者以是求之而舛然若引弦以知矩益信古經
文例縵密非綜校互勘未易通其條貫也旣槩括其
略著之疏而以二千年承譌之舊義非反覆辨證無
以釋學者之疑故別述是冊以究其說首舉司常大
司馬九旗五正以著其等例而旁及爾雅常旐卿射
獲旌士喪銘旌諸文以廣其義證其它名制無關指
要或舊釋已詳咸不著於篇世變紛亟舊學榛蕪獨
哀遺經無從質定安得精擘禮學如金氏者與之權

斯義之是非哉
光緒辛丑孟陬

籀廣述林卷五

瑞安孫詒讓

尙書駢枝敘

自文字肇興而邃古語言得箸於竹帛彙字而成語彙語而成辭馳騁其辭鎔綜連屬以成文文辭與語言固相傳以立者也語言則童蒙簡而成人彛蠢愚樸而智慧文野鄙質而都邑雅夫文辭亦然有常有雅也或簡而徑或繁而曲不可以一端盡也故常語恆畸於質期於辭約悒明而已雅辭則詭名奧說不越厥宗其體遂判然若溝畛之不可復合矣古記言之經莫尙於書自夫三科文立辭體攸殊唐虞典謨簡而易通商周命誥彛而難讀是豈如後世楊雄

樊宗師之倫故爲艱深以難學子哉亦其辭有雅質則區以別耳大戴禮記保傅篇不云乎天子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而禮聘記又云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然則文雅之辭義至而無弗達雖古之良史猶或難之而可以晚近淺俗之辭例求之乎論語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禮三朝記小辨篇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是知雅言主文不可以通於俗雅訓觀古不可以概於今故春秋元命苞說子夏問孔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紀何蓋春秋經則云元年春王正月此記事徵實之辭也書康誥則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

新大邑于東國洛此記言文雅之辭也釋詁之篇託
始于初哉首基所以綜雅辭而明其義也惟詩亦然
國風方語也故易通雅頌雅辭也則難讀故命詁之
辭與雅頌多同大詁云天棐忱辭文致與衍證以蕩
云天生烝民其命匪謐大明云天難謐斯則昭若發
蒙矣康詁云汝惟小子乃服惟宏指亦簡晦證以民
勞云戎雖小子而式宏大則弁若合符矣大雅思齊
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鄭皆未得其義證以康
詁云不汝瑕殄則奐然承釋矣若茲之類殆不可以
僂指數然則文言雅辭非淹貫故訓不能通其讀而
況以晚近淺俗之辭強爲詮釋其詁籀爲病不亦宜
與書自經秦火簡札殺亂今古文諸大師之所傳漢

博士之所讀所謂隸古定者或以私肥更易展轉傳授舛倍益孳漆書古文蓋多段藉如非匪率爲棗今多作正字其偶存者則皆誤釋爲輔者也文多作忝古文著心於文中今所傳鍾鼎款識咸如是今絕無忝字而有譌作寧者則因釋爲安而存其形似也其它文字殊異復數百科書之譌易無完札固不待八尼而然矣書有八尼見段氏撰異乾嘉經儒治尙書者如王西莊段若膺孫開如莊葆琛諸家多精通雅詁而王文簡述聞釋詞釋古文辭尤爲究極數眇余少治書於商周命誥輒苦其不能盡通逮依段王義例以正其讀則大致文從字順乃知昔之增益偵到以爲釋而綴索晦澁仍不可解者皆不通雅辭之蔽也頃理董舊冊撫蒙所私定與

昔儒殊異者得七十餘事別寫存之而約舉古文辭之要略以示家壻子弟俾知雅辭達詁自有焯然之通例可藉文字句讀以進求古經之大義儻有所津逮尔

名原敘

汝南許君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是文字之初固以象形爲本無形可象則指事爲之邇後孳乳寢多而六書大備今說文九千文則以秦篆爲正其所錄古文蓋摭拾漆書經典及鼎彝款識爲之籀文則出於史篇要皆周以後文字也倉沮舊文雖襍廁其間而叵復識別況自黃帝以迄於秦更厯八代積年數千王者之

興必有所因於故名亦必有所作於新名新故相襲
變易孳益巧厯不能計又孰從而稽覈之乎自宋以
來彝器文閒出攷釋家或據以補正許書之譌闕邇
年又有龜甲文出土尤簡渚奇詭閒有原始象形字
或定爲商時契刻閒與籀文同或本商前舊文而籀篇因襲之然亦三代
璩迹爾余少者讀金文近又獲見龜甲文咸有誤錄
每惜倉沮舊文不可復覩竊思以商周文字展轉變
易之迹上推書契之初軌沈思博覽時獲塙證取枯
論之書契初興形必至簡還其後品物衆而情僞滋
簡將不周於用則增益分析而漸繁其最後文極而
敝苟趣急就則彌務省多故復減損而反諸簡其更
迭嬗易之爲率本於自然而或厭同者異或襲非成

是積久承用皆爲科律故厯季益遠則譌變益眾而
李斯之作小篆廢古籀尤爲文字之大厄蓋秦漢閒
諸儒傳讀經典已不能精究古文如古多段恣爲文
與甞形近

金文文多作
甞作

絕相似

與而書大誥曰甞攷甞

王前甞人甞武則皆文之譌也古文有載市卽禮之
爵韡又有載字當爲爵帛本字而毛詩絲衣曰載弁
球球載則載載之段也庸古文作喜與敢偏旁相涉
而左傳說成王賜魯土田倍敢倍敢則附庸之譌也
書詩傳自伏生毛公左氏春秋上於張蒼大毛公當
六國時前於李斯伏固秦博士張則柱下史咸逮見
李斯者三君所傳尙不無舛駁斯之學識度未能遠
過三君而迺奮臆制作徇俗蔑古其違失倉史之悞

甯足責邪通校古文大小篆大氏象形字與畫續通
隨體詰詘譌變最多指事字次之會意形聲字則子
母相檢沿訛頗眇而與轉注相互轉注從徐錯說爲例又至
廣博其字或秦篆所不具或許氏偶失之故不勝枚
舉而段偃依聲託事則尤茫無涯涘矣古文段偃至
今略據金文多據原器拓本未見拓本則以阮元吳
王休謂家所撫多誤不足依據唯合拓之宋薛尚功
本所無之字略有援證餘悉不偶也龜甲文徒劉
本與說文古籍互相勘校揭其岐異以著省變之
原而會取比屬以尋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約舉
辜較不能備也世變方亟茲學幾絕所覲金石琢刻
日出不窮倉沮舊迹儻重見於人閒後之治古文奇
字者執吾說以求之其於造作書契之數惜或得冥

符於萬一爾光緒乙巳十一月

契文舉例敘

文字之興原始于書契契之正字爲契許君訓爲刻

蓋錐刻竹木以箸法數斯謂之契契者其同聲段偆

字也

周禮小宰八成聽取予以書契詩大雅緜云爰乃契券之一種與易書契小異

始爰謀爰契我龜毛公訓契爲開開刻義同是知契

刻又有施之龜甲者周禮華氏掌其燠契以待卜事

又云遂吹其煖契以授卜師杜子春云契謂契龜之

鑿也亦舉緜詩以證義鄭君則謂契卽士喪禮之楚

焯所用灼龜也綜觀杜鄭之義知開龜有金契有木

契杜據金契用以鑽鑿鄭據木契用以然灼二者蓋

同名異物金契卽刻書之刀鑿將卜開甲俾易兆卜

竟紀事以徵吉殆皆有契刻之事詩禮所述義據焯然商周以降文字鱗莩竹帛漆墨日趨簡易而契刻之文猶承用不廢漢承秦燔之後所存古文舊籍如淹中古經西州牘簡皆漆書也汲冢竹書出晉太康初亦復如是然則契刻文字自漢時已罕觀迄今數千年人閒殆絕矣邇年河南湯陰古姜里城培土得古龜甲甚夥率有文字丹徒劉君鉞雲集得五千版甄其略明晰者千版依西法拓印始傳於世劉君定爲殷人刀筆書余謂考工記築氏爲削鄭君訓爲書刀刀筆書卽契刻文字也甲文旣出於刀筆故庸峭古勁觚折渾成恍若讀古史手札唯瑑畫纖細拓墨漫漶旣不易辨仞甲片又率爛闕文義斷續不屬劉

本無釋文苦不能覽讀也蒙治古文大篆之學四十
季所見彝器款識逾二千種大抵皆出周以後貨鑒
家所鑒楬爲商器者率臆定不能塙信每憾未獲見
真商時文字頃始得此冊不意衰年睹茲奇迹愛翫
不已輒窮兩月力校讀之以前後復繆者參互案繹
迺略通其文字大致與金文相近篆畫尤簡消形聲
多不具又象形字頗多不能盡識所傳人名號未有
謚法而多以甲乙爲紀皆在周以前之證美里於殷
屬王畿於周爲衛地據周書世俘篇殷時已有衛國
故甲文亦有商周衛諸文以相推諡知必出於商周
之閒劉君所定爲不誣至其以穆爲子以彝爲係閒
涉籀文或疑其出周宣以後斯則不然夫史籀十五

篇不必皆其自作猶之許書九千字雖爲秦篆而承用倉沮舊文者十幾七八斯固不足以獻疑爾甲文多紀卜事一甲或數段從橫反正逡道糾互無定例蓋卜官子弟應時記識以葡官成本無雅辭奧義要遠古契刻遺文稽存幸較朽骼畸零更三四千年竟未漫滅爲足寶耳今就所通者略事甄述用補有商一代書名之佚兼以尋究倉後籀前文字流變之迹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抑余更有舉證者尙書洪範原本雒書漢劉子駿班孟堅舊說咸謂初一日五行至畏用六極六十五字爲雒水所出龜書禹得之以爲九疇馬鄭所論略同後儒疑信參半遂滋異議顧彪劉焯劉炫孔穎達之倫雖依用劉班猶致疑於字數

繇簡之閒今所見龜文殘版徑一二寸者刻字輒數十計元龜全甲尺二寸必可容百名以上以相推例
雖水龜書殆亦猶是蓋本遵古之遺文賢達寶傳刻
著龜甲用代簡畢大禹浮龜適爾得之要其事實不
過如此自緯候詭託以爲神龜負書文珠天成後儒
矜飾符瑞遂若天聖神譚祥符天書同茲証証實則
契中，中古所恆觀不足異也此似足證經義輒附
記之以詒學者光緒甲辰十一月籍高居士書

周禮政要敘

中國變法之議權輿於甲午而極盛於戊戌蓋詭變
而中阻政法未更而中西新故之辯舛馳異趣已不
勝其譁聒夫政之至精者必協於羣理之公而通於

萬事之變一切弗講而徒以中西新故畫區畛以自
隘吾知其懵然一無所識也中國開化四千年而文
明之盛莫尙於周故周禮一經政法之精詳與今泰
東西諸國所以致富強者若合符契然則華盛頓拿
坡崙盧梭斯密亞丹之倫所經營而講貫今人所指
爲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十年前之舊政已發其端吾
政教不修失其故步而薦紳先生咸茫昧而莫知其
原是亦綴學者之恥也辛丑夏

天子眷念時艱重議更法友人以余嘗治周禮屬摭
摭其與西政合者甄緝之以備財擇此非欲標揭古
經以自張其虛僞而飾其窳敗也夫亦明中西新故
之無異軌俾迂固之士廢然自反無所騰其喙焉尔

書凡二卷都四十篇雖疏漏尙眾而大致略具漢儒不云乎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誠更張今法集我羣力而行之不疑則此四十篇者以致富強而有餘其不能也則雖人懷鼂賈之策戶誦杜馬之書其於淪胥之痛庸有救於豪標乎嗚呼世之論治者可以鑒矣光緒壬寅四月籀廬居士書

墨子閒詁敘

漢志墨子書七十二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漚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尙賢至非命三十

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脩身親士諸篇證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荅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悵於橫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脩百篇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

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乖謬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了諸大賢皆深相排拏洙泗斷斷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跬武千里其相非甯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純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了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

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尠故捃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段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尙書沅始爲之注藤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翔通涂徑多所謁正余昔事讎覽有撫眾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不烈所景鈔者今藏杭州丁氏藏本顧千里校道藏本明正統十年榮畢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舛屬顧校又有季本傳錄或作李本未知孰是明槩諸本大抵皆祖藏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倭寶麻間放列明茅坤本并爲六卷而篇數尚完具冊端附校異文間有可用相勘覈別爲寫定采惜所見本殘缺僅存後數卷用復以王觀察念孫尙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顧煊及年丈俞編修樾亡友戴茂才聖所校參綜攷讀竊謂非

儒以前諸篇誼旨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葡然亦不
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凌襍檢攬舊校疑
滯殊眾碍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爲之詮
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
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爲不謬者輒就畢本
更爲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
烈閒詁據宋槧本淮南子閒者發其疑悟詁者正其
訓釋今於字誼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
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睇慕而不能逮
者也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義繙二文今本
並改易不見則其爲後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

蓋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
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
尙同篇引術令卽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僞古
文尙書不知術爲說之段字遂撫其文竄入大禹
謨矣兼愛篇注召之卽庠池之瀆召之卽卽孫炎
本爾雅釋地之昭餘底亦卽周禮職方氏之昭餘
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
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
不憭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
鬼篇迓無罪人乎道路術徑迓卽孟子禦人於國
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壤坦折卽周禮哲族氏之
若今本迓譌爲退折譌爲折畢蘇諸家各以意校

改遂重性馳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啟使赫
新雉已卜於白若之龜赫卽嗑之籀文亦卽伯益
與漢書述尙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赫新雉已
譌作翁難雉乙又挽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
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
侍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芒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
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
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罄蠡管證厥
違迂它若經說篇之螾爲蚘虎爲霍兵法諸篇之
幘爲順又爲類芒爲芸桴爲杯其岐互尤不易理
董覃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譌
又舊校精瑯者徑據補正以資省覽其以愚意訂
定者則著其說於注不敢專輒增改以昭詳慎

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宣究其指俾二千年古
子釐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校寫既
竟復記於後

墨子後語小敘

墨子之學亾於秦季故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
其詳太史公述其父談論六家之指尊儒而宗道墨
蓋非其所意故史記攬采極博於先秦諸了白儒家
外老莊韓呂蘇張孫吳之倫皆論列言行爲傳唯於
墨子則僅於孟荀傳末附綴姓名尙不能質定其時
代遑論行事然則非徒世代懸邈舊聞散佚而墨子
七十一篇其時具存史公實未嘗詳事校覈亦其疏
也今去史公又幾二千年周秦故書雅記百無一存

而七十一篇亦復書闕有閒徵討之難不翅倍蓰然
就今存墨子書五十三篇鉤攷之尙可得其較略蓋
生於魯而仕宋其平生足跡所及則嘗北之齊西使
衛又屢游楚前至郢後客魯陽復欲適越而未果文
子書稱墨子無煖席自然篇又見淮南子脩務訓班固亦云墨突
不黔文選答賓戲又趙岐孟斯其諷矣至其止魯陽
文君之攻鄭絀公輸般以存宋而辭楚越書社之封
蓋其犖犖大者勞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
危應變而脫屣利祿不以累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藝
洞究象數之微其於戰國諸子有吳起商君之才而
濟以仁厚節操似魯連而質實亦過之彼韓呂蘇張
輩復安足算哉謹甄討羣書次第其先後略攷始末

以裨史遷之闕俾學者知墨家持論雖間涉偏駁而
墨子立身應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輕相
排竿彼竊耳食之論以爲詬病者其亦可以少息乎

墨子傳
略第一

史遷云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劉

向云存七子之後史記索隱班固云在孔子後漢書

藝文志蓋本張衡云當子思時後漢書本傳注引衡

劉歆七略子思時出仲尼後當眾說舛悟無可質定近代治墨

子書者畢沅以爲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既失之太

後汪中沿宋鮑彪之說鮑說見戰國策宋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謂仕宋得當景

公世又失之太前宋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

貞王十八年即魯悼公十七年遂滅昭公之年以益景公與左氏不合不可從也據本書及新序墨子當

見田齊太公初有問答語田和元年上距宋景公卒
年凡八十三歲即令墨子之仕適當景公卒年才
弱冠亦必逾百歲前後殆皆不攷之過竊以今五十
方能相及其可信乎

三篇之書推校之墨子前及與公輸般魯陽文子相

問答見貴義魯問而後及見齊太公和見魯問篇田

安王十與齊康公興樂見非樂上篇康公卒楚吳起

之死見親士篇在安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幾及百

年則墨子之後孔子蓋信宋戴前後約略計之墨子

當與子思並時而生年尙在其後子思生於魯哀公

七年也下及事魯穆公年已八十餘不能至安王也

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年止六十二則不得及穆公

近代譜牒書或謂子思當生於周定王之初年而卒

於安王之季蓋八九十歲亦壽考矣其仕宋蓋當昭

公之世鄒陽書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史記其

事他書不經見秦漢諸子多言子罕逐君高誘則云

子罕殺昭公

呂氏春秋類篇注

又韓子說皇喜殺宋君

內篇說上

子罕與喜當卽一人竊疑昭公實被放弑而史失載

墨子之囚殆卽昭之末年事與先秦遺聞百不存一

儒家惟孔子生卒年月明著於春秋經傳尙不無差

異七十子之年孔壁古文弟子籍所傳者亦不能備

外此則孟荀諸賢皆不能質言其年壽

元人所傳孟子生卒年月

凡撰不

足據豈徒墨子然哉合取定王元年迄安王二十

六年凡九十有三年表其年數而以五十三篇書關

涉諸國及古書說墨子佚事附箸之

史記六國年表魯哀悼宋景昭

年與左傳不合今從左傳本書貴義篇墨子嘗使衛

年代無致他無與衛事相涉者又墨子當春秋後非

攻下篇節葬下篇並以齊晉楚越爲四大國時燕雖

秦尙未大興墨子亦未至彼國今並不列於表

不能詳塙猶瘡於馮虛臆測舛繆不驗者爾

墨子年表弟二

呂不韋曰孔墨徒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

尊師篇

又曰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

當染篇

蓋墨學之昌幾埒洙泗斯亦盛矣公輸篇墨子之

說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淮南王書亦

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

服役即徒屬韓非子五蠹篇云仲尼爲服役者七十

人即指七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新語思務篇云墨子之門

多勇士

而荆吳起之亂墨者鉅子孟勝以死爲陽城君

守弟子死者百八十五人則不韋所述信不誣也獷

秦隱儒墨學亦微至西漢儒復興而墨竟絕墨子既

蒙世大詬而徒屬名籍亦莫能紀述惟本書及先秦

諸子略紀其一二今勿集之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

附存再傳弟子三人三傳弟子一人治墨術而不詳
其傳授系次者十三人襍家四人大都不逾三十餘
人傳記所載盡於此矣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
而姓名漸滅與艸本同盡者殆不知凡幾嗚呼悽已
墨學傳授
攷弟三

墨子之學微矣七國時學者以孔墨並稱孔子言滿
天下而墨子則遺文佚事自七十一篇外所見殊尠
非徒以其爲儒者所摺紕也其爲道瘠薄而寡澤言
之垂於世者質而不華務申其意而不馳騁其辭故
莊周謂其道大轂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而楚王
之問田鳩亦病其言多而不辯田鳩荅以墨子之說
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

忘其用

韓非子外儲說上左

蓋孟荀之議未興世之好文者固

已弗心慊矣秦漢諸子若呂不韋淮南王書所采摭

至博至其援舉墨子之言亦多本書所已見絕無異

聞然孔子遺書自六藝外緯候之誣家語孔叢之僞

集語之襍真贗糅莠不易別擇而墨氏之言行以誦

述者少轉無段託傳益之弊則其僅存者雖不多或

尙確然可信與今采本書之外秦漢舊籍所紀墨子

言論行事無論與本書異同咸爲甄緝或一事而數

書並見亦悉附載之以資讐勘而七十一篇佚文則

畢氏所述略備固不勞綴錄也

墨子緒聞第四

春秋之後道術紛岐倡異說以名家者十餘然惟儒

墨爲最盛其相非亦最甚墨書旣非儒儒家亦闢楊

墨楊氏晚出復擯儒墨而兼非之然信從其學者少固不能與墨抗行也莊周曰兩怒必多濫惡之言人篇世況夫樹一義以爲藥褐而欲以易舉世之論沿襲增益務以相勝則不得其平豈非勢之所必至乎今觀墨之非儒固多誣妄其於孔子亦何傷於日月而墨氏兼愛固諄諄以孝慈爲本其書具在可以勘驗班固論墨家亦云以孝視天下是以尙同而孟子斥之至同之無父之科則亦少過矣自漢以後治教媵一學者咸崇孔孟而墨氏大絀然講學家剽竊孟荀之論以自矜飾標識綴文之士習聞儒言而莫之究察其於墨也多望而非之以迄於今學者童丕治舉業至於皓首習斥楊墨爲異端而未有讀其書深究其本者是曖昧之說

也安足與論道術流別哉今集七國以逕於漢諸子之言涉墨氏者而殿以唐昌黎韓子讀墨子之篇條別其說不加平議雖復申駁襍陳然否錯出然視夫望而非之者固較然其不同也至後世文士裊講學家之論則不復甄錄世之君子有秉心敬恕精究古今學業純駁之故者讀墨氏之遺書而以此篇證其離合必有以持其是非之平矣秦漢諸子及史傳涉論無所發明及荀韓諸子難節葬兼愛之論而未明斥墨子者今並不錄墨學通論第五

劉歆七略諸子十家墨爲第六漢志著錄六家自墨子書外史佚遠在周初爲墨學所從出史佚書漢以國翰輯本一卷僅錄左傳周書所載史佚語及胡非遺事數條無由定其爲二篇之佚文今不錄胡非

隋巢二子皆墨子弟子田俅與秦惠王同時似亦逕

見墨子者我子則六國時爲墨學者

我子書漢以後不傳古書亦絕

無援時代或稍後與田俅書惟阮孝緒七錄尙箸錄

唐初已亡

見隋志

隋經籍志唐經籍志及梁庾仲

容子鈔

見意林及高馬總意林

僅錄胡非隨巢二家

餘並不存而別增纏子一家則卽漢志儒家董無心

之書也至宋崇文總目而盡

惟纏子爲董子宋時尙在崇文目及宋史

藝文志並入儒家

使非墨子本書具存則九流幾絕其一甚

足悌也田俅以下四家之書近世有馬國翰校輯本

田俅隨巢書別有仁和勞格輯本不及馬本之詳

檢覈羣書不無遺闕今略

爲校補都爲一篇孤文碎語不足以攷其閎愔然田

俅盛陳符瑞非墨氏徵實之與其自對楚王以文

害用之論亦復乖悟或出依託隨巢胡非則多主於

明鬼非闕與七十一篇之旨若合符契而隨巢之說兼愛曰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則尤純篤無疵是知愛無差等之論蓋墨家傳述之末失後人抵巇蹈瑕遂爲射者之的其本意固不如是也採而錄之以見先秦墨家沿流之論或亦網羅放失者所不廢乎

墨家諸子
鉤沈弟六

札迻

詒讓少受性迂拙於世事無所解顧唯嗜讀古書咸豐丙辰丁巳閒年八九歲侍家大人於京師澄褰園時甫受四子書略識文義度閣有明人所刻漢魏叢書愛其多古冊輒竊觀之雖不能解然瀏覽篇目自以爲樂也年十六七讀江子屏漢學師承記及阮文

達公所集榮經解始

國朝通儒治經史小學家法既又隨家大人官江東
適當東南巨寇蕩平故家祕藏多散出閒收得之亦
彙數萬卷每得一佳本晨夕目誦遇有鉤棘難通者
疑悟彙積輒鬱轡不怡或窮思博討不見端倪偶涉
它編迺獲塙證曠然昭寤宿疑冰釋則又欣然獨笑
若陟窮山榛莽霾塞忽覩微徑遂達康莊邢子才云
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斯語亮已卅年以來凡所以采
獲咸綴識簡端或別紙識錄朱墨戢翬紛如落葉旣
又治周禮及墨翟書爲之疏詰稽覽羣籍多相通貫
應時櫛記所積益眾中年早衰意興零落惟此讀書
結習猶復展卷忘倦綴艸襍還殆盈仄衍矣竊謂校

書如讐例肇西漢都水別錄閒舉譌文若以立爲齊以肖爲趙之類蓋後世校字之權輿也晉唐之世東晉王劭顏師古之倫皆著書匡正羣書違繆經疏史注咸資援證近代鉅儒脩學好古校栞舊籍率有記述而王懷祖觀察及子伯申尙書盧紹弓學士孫鼎如觀察顧澗蘋文學洪筠軒州倅嚴鐵橋文學顧尙之明經及年丈俞蔭甫編修所論著尤衆風尙大昌覃及異域若安井衡蒲阪圓所箋校雖疏淺亦資攷證綜論厥善大氏以舊栞精校爲據依而究其微悞通其大例精思博攷不參成見其謚正文字譌舛或求之於本書或旁證之它籍及援引之類書而以聲類通轉爲之鈐鍵故能發疑正讀奄若合符及其蔽

也則或穿穴形聲拮據新異馮臆改易以是爲非乾
嘉大師唯王氏父子郅爲精博凡舉一義皆塙鑿不
刊其餘諸家得失閒出然其稽覈異同啟發隱滯咸
足餉遺來學沾溉不窮我

朝樸學超軼唐宋斯其一端與詒讓學識疏譎於乾
嘉諸先生無能爲役然深善王觀察讀書襍志及盧
學士羣書拾補伏案挈誦恆用檢覈閒竊取其義法
以治古書亦略有所寤嘗謂秦漢文籍誼旨與博字
例文例多與後世殊異如荀卿書之案墨翟書之唯
毋公孫龍書之正舉狂舉淮南王書之以士爲武劉
向書之以能爲而驟讀之幾不能通其語復以竹帛
槧棗鈔棗婁易則有三代文字之通段有秦漢篆隸

之變遷有魏晉真艸之輟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
失有宋元明校槧之屨改逵徑百出多岐亡羊非覃
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今春多暇檢理匱
藏自以卅年覽涉所得不欲棄置輒取秦漢以還齊
梁故書雅記都七十餘家丹鉛所識按冊逐錄申證
厥誼閒依盧氏拾補例增識舊本異文以備甄攷漢
唐舊注及近儒校釋或有回穴亦增糾正寫成十有
二卷其羣經三史說文之類義證闕博別有箸錄以
踈續訂冊中所錄雖復簡絲數米或涉瑣屑於作述
闕悞未窺百一然匡違芻佚必有義據無以孤證肫
說賈亂古書之真則私心所遵循而不敢遽者儻增
王盧諸書之後以裨補遺闕或有所取爾編寫既竟

謹舉漢唐以來校讎家之例論厥要略覬與學者共商榷焉光緒十有九年十一月

易簡方敘

宋永嘉王德膚易簡方一卷見陳氏直齋書錄馬氏經籍攷明以後自文淵閣書目外絕無箸錄蓋中土久無傳本矣此本爲倭寬延中刊本

當中土嘉慶間

其改明

藥料性治及飲子藥治法後撫刻舊本木記有是春堂注方善本及四明楊伯啟刻於純德書堂等字而市肆圓子藥綱目後亦有題記云所舉局方多不載方今竝注其下云云蓋正文爲德膚元本而注則重刻者所增益故書端有校正注方真本之題大抵皆書肆所爲所謂楊伯啟者亦陳芸居余仁仲之流亞

與冊中所載方皆尋常習用圓劑今醫家猶傳用之
無異聞新義以其簡明易檢故宋時盛行於世屢經
刊校流播海外更歷元明佚而復顯足以補

四庫諸臧之闕亦臧書家所宜珍祕也曩游滬濱於
書肆購得此本敬呈先君子以其爲吾鄉宋元醫家
最古之冊驚喜索日手跋其後擬重刊之而先君子
以乙未冬捐館舍

詒讓

孤露餘生未遑理董既釋服

迺檢付梓人以仰成先志倭本增注亦大書與正文
同今改爲小字以便省覽亦以其非德膚舊本不宐
淆混也倭中所傳尙有施發察病指南論續易簡方
論盧祖常續易簡方論集王暉續易簡方脈論皆吾
鄉宋元醫家佚書俟更訪求賡續刊之亦先君子之

志也光緒戊戌孟陬

古今錢略序

代家大人作

泉幣之興蓋始于遂古而漢魏以前無圖譜之書其見於史志者文字形制存其大較而已不能詳宋也加以制度婁更前世舊泉多廢罷鑠鑄其僅存者摩鉛翦郭往往毀于賈豎之手爲儒者翫覽所不及故其時通人訓釋經史偶涉泉制率莫能於史志之外有所增益或疏舛遂易與史文相迕如唐國注國語以新莽大泉當周景王大泉而張晏注漢志據所見金刀疑史文之誤並爲韋昭顏師古所糾則以其時無紀錄專書僅見流傳舊泉憑以爲說之故也泉譜之作最古者爲劉氏泉志其書出于梁頴達諸前此

張端本錢譜及李佐賢古泉匯並不能得其概人余
謂隋志五行類載阮孝緒七錄亡書之目有劉潛泉
圖記三卷記志古鍾官紀述此其濫觴踵而作者自
通用疑卽此書也顧譜外有唐封演李孝美等數家今皆不傳其傳者
惟洪文惠泉志爲完帙然舛謬甚多不足依據乾隆
閒官撰錢錄始補正洪志之缺誤風尙旣開海內好
事者爭購覘奇異撫拓爲譜百餘年來著於錄者無
慮數十家其體裁大略相等而蒐訪旣勤所得之
泉爲舊錄所未見者或出于內府儲藏之外至近
時利津李氏古泉匯則甄錄之多至五千餘種而詳
富幾無以加矣然某嘗謂泉布者食貨之大經古之
造幣者輕重相權務以利用行遠其爲制必精而不
窳簡一而使民毋疑及其敝也子母亡等法令屢易

幣以壅閼不行未嘗有利於國而民已爲重病然則
泉法雖國計之一端其因革利病亦古今得失之林
矣至于先秦古幣形制奇異可以沿流溯原稽泉府
之遺軌而其文字簡古雖復形聲增省變易無方要
其指歸咸不悖于倉籀與彝器古文合者蓋十八九
是尤儒者所宜考覈也顧諸家之譜多斤斤焉致詳
于肉好色釋之間而于古今制度及文字音讀之異
莫能博稽精校以究其本宏達之儒不能無嘆焉望
江倪迂存先生爲乾嘉間名儒生平精鑒金石而臧
古泉尤富又得江秋史瞿木夫翁宜泉嚴鐵橋諸老
相與商榷徧得其拓本加以攷釋勒成古今錢略三
十四卷其書所收不及李氏古泉匯之富而援據詳

博殆過之卷首備列 國朝錢法於金布令甲綜緝
無遺厯朝錢制諸篇則又博徵前代法制因革旁及
于飛錢會子之屬而攷訂文字多列前人辨證同異
使覽者得以案其是非皆足補諸家圖譜之缺略信
不刊之作也 某頃者備藩鄂渚與先生族子豹岑大
守爲同官得受其書而讀焉竊愛其義例精善足備
政書之一家非徒以賞鑒古器爲譜錄之學與鄙人
素所論者奄若合符至其攷釋古金如以齊刀造邦
字爲遲酆古幣甘井字爲甘井與鄙見微有不同而
增錄一卷舊聞瑣語掇集過繁駢拇枝指尤不適于
用然其閎義眇旨爲他譜所不逮者固覽者所宜知
也故遂揭之卷首使後之嗜古者有所擇焉光緒丁

丑正月書

咸豐以來將帥別傳敘

光緒丙申

朝廷以屬藩之亂與倭構兵款議既

成中國士大夫以

國威未振時變日亟瞿然有

人才衰乏之憂而老友朱君中我箸咸豐以來將帥
傳適成比丁酉刊版既竟以書寄示詒讓受而讀之
喟然曰洪楊之亂糜爛幾徧寰宇卒能戡定劭開中
興雖仰藉

文宗憂勤之心

穆宗神武

之略抑亦忠勤蔚興師武臣力之效與夫粵寇萌枿
於道光之季曷臣姑息蘊鬱潰決遂釀爲大亂泉其
竄湘鄂截江東下所至無完城遂迺南據江東北窺
畿輔撚回諸匪抵巇踵發蹂躪徧十八行省天下大

勢幾殆自胡文忠公建節鄂中始陳布方略調護諸將屹成荆襄巨鎮曾公以儒臣首勦湘軍激厲忠義知人善任莫府旣開魁傑雲集臺閭名臣多出其間川淮諸將投袂繼起威略遐布遂殛巨憝迄乎劉壯肅之平撚匪岑襄勤之剿滇回左文襄劉襄勤之定西域國家威棱西瞻葱嶺南極滇池將才之盛方之漢衛霍唐郭李殆遠過之矣詒讓昔讀文正原才之論謂人才之蔚盛由於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所爲金陵楚軍昭忠祠記則又極論用兵貴因時適變無不敝之法可狃之見唯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敵視死如歸爲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至哉論乎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與今讀朱君此編

所箸錄者亡慮數百人或裒瑰奇卓絕之志而中道一蹶隕元絕脰不竟厥功或李蔡中下之材馮藉時會光列勛籍膺五等之寵成敗榮苑之故誠不可以槩論蓋天實爲之非人之所能爲也要忠藎之臣竭其艱貞之力以相與楮持厄運志氣搏壹天必從之斯則塙然可信與文正之論若合符契者爾朱君嘗從文正戎幙講學甚悉於戲下材官健兒多相狎習常從詢兵閒事輒得其詳故此傳紀述特翔實兩朝勛臣事蹟略備下逮偏裨外附客將掄錄無所遺又閒及軼聞襍事以見偉人奇俠精神志趣所流露則奄有史公李將軍傳之奇矣所綴論述簡而篤嚴而不劇信乎良史之才非與夫攷纂瑣屑者較其

長短也先太僕君爲文正門下士文正之視師安慶
嘗與聞營務於咸同名臣多爲雅故而粵亂初興家
中父學士君方視學粵西以巡撫某公諱寇密疏首
發其事桂林之圍親在城中幾瀕於危泉歸又奉

朝命治團於鄉值浙東西淪陷鄉里墟燼詒讓甫
成童展轉兵亂閒僅以獲全故於東南軍事聞見頗
悉以朱君所紀覈之家世舊聞致多符合益知君書
之可以傳信而不疑也抑又聞之咸豐之季寇亂方
亟大軍屢挫自僧忠親王以逮塔羅江李諸名將之
殉節皆一時慘變往往九重實涕率土痛心而
終以胡曾兩公力維局朝野繫望若隱有所
倚恃雖聞敗而不驚今距兩公之沒不逾三十年而

強敵環向兵氣不揚時局之艱危迺遠過於曩昔丙申之役湘淮雄師麇集陪京以重臣失機威望驟損雖議款息兵而海內事勢若泛蓬梗於大海茫乎不知其所濟豈人才之極盛而必衰天運之固然與無亦如文正所譏尸高明之位者不能以已之所向陶鑄一世而猥以無才厚誣天下乎斯尤詒讓所爲讀朱君之書而拊膺扼腕憤懣不能自已者矣

中西普通書目表敘

光緒戊戌秋 朝廷始更科舉法以策論易四書文將以通識時務厲天下士於是鄉曲俗儒昔所挾爲祕冊者一切舉廢則相與索諸市求所謂時務書者顧問以篇目某某則睥睨不能應點估或示以斷爛

朝報輒大喜急持去噫講時務而求之書冊所得幾何乃并所謂書冊者亦不能舉其名科舉之匱至是其爲世所詬病不其宜乎余友黃君愚初自滬濱歸出新榮中西普通書目表見示曰吾憫夫俗儒之匱將以是道之涂徑雖自愧簡淺要得吾書以索之市可以略識所從事爾蓋君書兼綜中西無所偏主故以普通爲名中書多取之南皮尙書書目答問西書多取之新會梁氏西書表芟其不甚急而益以新出之書所列不必求備閒附平議亦略揭一端不必盡其悁要然以是餉科舉之士則爲已侈矣君行甚急不及與細商惟喜俗子之有所津逮而慮夫通博之士執校讐目錄家誼例斟其離合也輒爲綜述大意

箸之書端

沈儼崑富強芻議敘

自嘉道以來泰西汽船之利橫軼太平洋歐美諸強國輻湊環集而中外華洋之限決撤無復藩閼時適踵我雍乾極盛之後朝野承平法度疏闊財計內匱兵備外弛逮庚子海上兵事起而世變益亟天子宵旰憂勤嘆籌海之無術而一二賢達之士刊度於彼我長短之間亦皇然憂其不逮往往憤時慮變奮筆抗議論治之篇錄相望余疏陋不獲盡見其嘗覽涉者如安吳包氏邵陽魏氏善化孫氏吳縣馮氏諸家之書其尤箸者也魏馮之書恢奇閎深善言外交多采摭西政之善欲以更張今法包孫則精治內

政於河漕鹽諸大端校覈致詳而包氏又推本於農
桑不爲過高之論四家指趣不盡同而要多精實可
見諸施行其意所獨至或不免畸於一隅且其書最
先出則後之事變奇詭蕃頤日出不窮於慮或有所
不周亦其勢然也至甲午黃海扞師遼膠繼夫外患
旣日棘戎戍更化海內望治而廷議未協黨論又
興於是新舊之辯譁然百出賢者扼掣攘臂悲憤鬱
激其論或流於虛憍偏宕不必盡適於用而庸猥剽
竊者亦希附景光乘隙而閒出紛然淆亂不可理董
來日方長吾未知其所極也無錫沈儷崑內翰爲筱
筠觀察哲嗣於學無所不窺尤究心經世大業旣恭
承庭誥復多與賢士大夫平議商榷遂博稽五洲各

國盛衰強弱之原而甄采其精要以自鏡又雅練習
國家掌故於今日沿流文敝之失咸精究而質言
之所著自強芻議甘有六篇每篇各首揭大要而詳
舉其利病爲續議義或隱晦復附小注以發明之宏
綱細目連類並舉枝葉扶疏通貫萬變如重本根則
極陳屯墾之利開議院則痛砭自由平權之誤解明
經義則申論興中學爲保教之本蓋欲通中西之郵
折新舊之衷平實精竭非章句小儒所能窺也嗚呼
百年以來魁儒志士不忍夫淪胥之痛所爲發策陳
書強聒而不舍者豈欲託之空言以箴述相矜尙哉
夫亦謂時會之窮而必變將求得當以一試也然而
或舉世傳誦而不得用或偶用而不克竟其緒則天

實尸之非人之所能爲也昔漢賈生建強幹弱枝之議不用於文帝而景帝用之以削諸侯王之權董子建崇儒廣學之議於武帝初亦未遽用後卒用之以開昭宣之治今世魏馮諸家之書其初出也舉世方弇聰蔽明守一而不變於非常異義驚詫若不欲聞而迄今數十年事勢顯白政法屢更迺或與彼書闇合則亦略用其一二矣若良醫然精思博攷以處方不能期人之必信而既當於病則必收其效固可券也今

天子方將懲前愆後更法自強禮崑以盛年清望崇晉監司行將渥膺簡眷爲國宣勞盡舉平日所論箸者以仰贊中興之盛則雖內治外交機要繁

會而此廿六篇者不假他求固已褻然其有餘矣余少耽雅詁矻矻治經生之業中年以後惴念時艱始稍涉論治之書雖稟資闇弱不足以窺其精眇而每觀時賢精論輒復欽喜玩繹異以自藥頑鈍今讀醴崑之書尤幸夙疑昭寤曠若發蒙而其他所論箸若各國屬地攷各國錢幣權量攷與此書彙編爲練青軒類稿者無慮數十卷或攷辯詳博足備時需然則述造之盛方將遠轅賈董豈徒與魏包孫馮諸賢較其甲乙哉

瑞安新開學計館敘

光緒乙未東事甫定中國賢士大夫始盡然有國威未振之懼於是

京都及南洋皆有強學書局之舉而瑞安同人亦議於邑城卓忠毅公祠開學計館以教邑之子弟皆以甄綜術藝培養人材導厥涂徹以應時需意甚盛也夫時局之艱難外變之環伺而沓至斯天爲之也然人材之衰薈學菽之不講

朝野之閒岌焉有不可終日之慮則人事或不能無過矣瑞安褊小介浙閩之間僻處海濱於天下形勢不足爲重輕然儲材興學以待

國家之用而出其緒餘以澤鄉里則凡踐土食毛者皆與有責焉固不容以僻遠而自廢也學計館之開專治算學以爲致用之本蓋古者小學六藝之一端而造乎其微則步天測地制器治兵厥用不窮今西

人所爲挾其長以雄視五州者蓋不外是吾鄉自宋
元迄有明 忠毅精通厯算而未有傳書道咸而後
几山項先生菊潭陳先生始挈治宣城梅氏之書以
通中西之要邇來穎偉之士又廣涉代微積之學以
究其精眇蓋彬彬盛矣設 以教俾後生小子有所
津逮以啟發其智慧羣萃以廣其益積久而通於神
則魁傑雄卓之材或出於其閒盡人以勝天而不以
情窳隳其志氣斯固賢士大夫之所樂也至於中材
謹士志域凡近理財習藝以自殖其身家則小試小
效固亦若操左契斯又無俟於揚摧已丙申三月
冒巢民先生年譜序

家史之有年譜猶國史之有年表也桓君山謂太史

公三代世表實效周譜彭城史通亦謂表譜相因而作然則表之與譜固同原而異流與然唐以前國史有世表有年表而家史則有世譜無年譜先秦傳記之傳於今者若晏子春秋之類取錄言行蔚成巨編而未有分年排次故讀其書者多不得其先後閒有一二可攷者亦多岐悟莫能論定則以無編年之例故也自北宋人以陶杜之詩韓柳之文按年爲譜後賢踵作綴緝事迹以爲書者日多於是編年之例通於傳記年經月緯始末昭焯此唐以前家史所未有也蓋名賢魁士一生從事於學問論議之間其道德文章既與年俱進而生平遭際之隆污夷險又各隨所遇而不同非有譜以精攷其年無由得其詳實卽

一二瑣屑軼事亦其精神所流露國史家傳所不及
詳者皆可摭拾入之年譜凡史傳碑狀紀述舛午不
可治者得年譜以理董之而井然如引繩以知矩也
余治禮經嘗疑鄭君禮注與詩箋說多駁異讀山陽
丁氏鄭君年譜乃知其箋毛詩在中平以後而禮注
先行所據者三家詩也又嘗疑陽明朱子晚年定論
之不足信讀白田王氏朱子年譜綜攷論學之年月
及朱陸往來商榷之蹤跡而後較然得其移易增會
之誣然則年譜之作雖肇於宋而實足補古家史之
遺闕爲論世知人之開極不信然與如皋冒巢民先
生在明季以風節文章負海內重望主持文柄與復
幾二社抗行身丁九戾排擊奸佞南都防亂之揭名

震一時滄桑以後邈然高蹈不應鴻博之薦其志節
既爲勝國遺老之後勁而詞藻之美著述之富於康
熙詞科諸君亦足相輝映以遺書傳播甚少無由綜
緝未得登 國史文苑之傳高文亮節鬱而未彰其
族遠孫鶴亭孝廉始捋集其遺文及地志家諜緝成
年譜一卷誦芬述德其事甚盛非徒以鉤稽排比爲
傳記家言也詒讓曩嘗攬涉 國初遺聞於巢民先
生最所欽服而恨未見其傳書不及攷其事迹之詳
去冬鶴亭就婚瑞安出所著譜見跡乃得鑒平生晞
慕之志竊用自幸鶴亭以妙年舉鄉薦所學甚富所
著文奄有陽湖宜興之長尤工爲詞夢窗白石可與
共論它日所造殆未可量而斯譜尤其矜慎之作余

所見名賢年譜幾及百家若竹汀錢氏三洪王陸諸譜之簡要石洲張氏顧閻兩譜之詳核其尤著者而鶴亭斯冊酌乎詳略之中足以兼綜錢張之長世有精於史例者當自知之固無俟余之揚摧矣光緒丙申孟陬敘